

國家困難時期 各民族守望相助

# 撫育二千漢族草原母親不負重託

# 孤兒

## 二十八個孩子一個媽



都貴瑪在牧區的家裡照顧小羊羔。分配到草原各地的三千孤兒，大多數被額吉直接帶回了家，少數身體差的被安養在蘇木鄉鎮的保健站裡。19歲的少女都貴瑪被招進四子王旗保健站，

負責28個孩子的生活。做飯、洗衣、煮牛奶、教蒙語、和孩子們一起玩、哄孩子們入睡……每天忙得四腳朝天、焦頭爛額。

有一天，小不點兒和突然流着鼻涕跑過來叫她「媽媽」，她的心一陣咚咚跳，張開雙手把孩子摟進懷裡。晚上，呼着氣、小胳膊撒嬌要和「媽媽」一起睡。都貴瑪也是孤兒，理解孩子對母親擁有的渴望，看着一屋子的孩子在夜色中甜甜地進入夢鄉，都貴瑪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

都貴瑪撫育了28個孩子，每養壯或養大一個，就被領養家庭接走一個，她經歷了28次痛苦的離別。現在，她成了最富有的人——孩子們成家立業都有了後代，她生活在一個上百人、多民族的大家庭。「我從心裡愛他們，也真心感謝他們，讓我體會到了做母親的快樂。」



張鳳仙夫婦和6個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。



黃志剛與妻子為母親張鳳仙和父親道爾吉上墳。



都貴瑪(右)和她撫養過的斯日巴勒在一起翻看照片。

災害、饑荒、疾病……1959年到1961年，上海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等地陷入了困難，育嬰堂的米糧眼看就要見底，被政府收養的幾千個孩子面臨死亡威脅。周恩來總理和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、政府主席烏蘭夫商量，決定把這些「國家的孩子」送到草原。蒙古族婦女不負重託，在她們的精心呵護下，孩子們重獲溫暖。三千漢族孤兒與草原母親之間，演繹了一段超越地域、血緣、民族的傳奇。

文 / 圖：新華社

內蒙古黃旗寶格達音高勒蘇木，頭髮灰白的黃志剛，手捧藍色的哈達，彎腰敬上一杯酒，長跪在一座墓碑前。墓碑上面鐫刻着：慈父道爾吉，慈母張鳳仙。蒙古族沒有立碑的傳統。但是，黃志剛和5個漢族兄妹卻給他們的蒙古族母親立了一座碑。

### 騎馬趕車步行 爭先恐後收養

當年孩子們要來的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遍草原。年邁的額吉(蒙古語「媽媽」)、中年婦女、新婚夫婦，有的騎着馬，有的趕着勒勒車，有的步行幾百里，爭先恐後收養這些孤兒。有的夫婦沒有領到孩子，委屈得流下了淚水。然而，對於孩子們來說，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，語言聽不懂，飲食不習慣，他們排斥這裡的一切。黃志剛、毛世勇等6個孩子結為異姓兄妹，抱團抗拒收養，大人一不注意，就合計着集體逃跑，直到「紅臉阿姨」張鳳仙的出現。

1961年，年輕的張鳳仙在哈音哈爾瓦公社衛生院當護理員，這6個漢族孤兒被臨時安置在衛生院旁邊的學校裡。張鳳仙打心眼里喜歡這些孩子，眼看就要入冬，她便和在畜牧場工作的丈夫道爾吉商量，「結婚至今還沒有孩子，咱們收養他們吧」。張鳳仙還鄭重承諾，一定能夠養活好6個孩子。

像待哺的羔羊，孩子們找到了母親；像小鳥歸巢，孩子們有了一個家。張鳳仙是典型的蒙古族婦女，她每天都會過來瞧他們一眼，給他們洗衣服、洗臉、梳頭，還會帶幾塊糖果。孩子們漸漸喜歡上了她。

這是一群營養嚴重不良的孩子，毛世勇像秋霜打過的葵花桿，弱小、乾瘦、面黃，像隻生病的小貓，被張鳳仙喚為「小貓」；6人中年齡最小的高娃，頭上長着疥瘡，流着膿……但在張鳳仙的心中6個孩子個個都是寶貝。

### 為領政府大米 坐牛車三晝夜

上世紀60年代，物資緊缺。有一年春節前夕，政府特批給三千孤兒每人5斤大米，領米地點遠在百里外的化德縣。張鳳仙趕着牛車出發了，寒風刺骨，大雪紛飛。領了大米，她急急地往回趕。

夜幕下，四野無人，牛車發出孤獨的吱呀聲，寒冷、勞累、飢餓陣陣襲來，三天三夜，張鳳仙回到了家。看着6個孩子大口大口地吃着香噴噴的米飯，張鳳仙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。

曾經生活在南方的孩子，吃不慣草原上的果條和炒米，張鳳仙把家中的麵換成米，做米飯給孩子們吃；孩子們喜歡吃餃子，張鳳仙向別人學習怎麼做餃子……孩子們逐漸愛上了奶茶和帶「膾」味的羊肉，融入了家，融入了草原。

在毛世勇的記憶中，媽媽打了他們一次。有一年夏天，4個男孩把飲牛槽當船在湖上玩。張鳳仙得知後發瘋似地跑到湖邊，「這湖很深，曾淹死過人」。張鳳仙把他們抓上岸，一邊打，一邊大哭，「你們淹死了怎麼辦，你們淹死了怎麼辦？」在張鳳仙的心裡，他們不僅是自己的孩子，更是「國家的孩子」，出了閃失無法向任何人交代。

草原上的額吉們都悉心地照料這些「國家的孩子」，苦心教育他們長大成人。張鳳仙的6個孩子個個有出息，巴特爾考進了南京氣象學院，黃志剛在旗物資局當採購員，黨玉寶參了軍，毛世勇也入了伍，其木格當了郵電局話務員，高娃考進了南開大學。

1991年，積勞成疾的張鳳仙住進了醫院，6個孩子守候在病床前。彌留之際，張鳳仙叮囑巴特爾：「我還是希望你回上海找親生父母。」巴特爾說：不找了，我的心就在草原。

慈愛的目光、溫暖的懷抱、炊火上的奶茶、氈房裡的搖籃曲……草原上的母親用博大的胸懷鑄造起一座母愛的豐碑。

## 背石頭修水渠 只為孩子吃穿

「國家的孩子」朝克圖患有先天性小兒麻痺症。那天，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的牧民放根來認養他時，身材矮小、骨瘦如柴的他躲在角落裡，驚慌地看着來人。放根慈祥地笑着，伸出溫暖的雙手，從此結下了母子關係。

1969年冬，那是放根生活最艱難的一個冬天。白天她在牧場背石頭、修水渠，晚上挨批鬥。回到家裡，她做的

第一件事就是為朝克圖凍紅了的雙手、雙腳取暖。接羔羊、配草、拌料……放根手上總有幹不完的活。母親的忙碌，變成了朝克圖碗裡豐盛的飯菜、身上溫暖的衣裳。母親外出，朝克圖總在張望守候着；母親歸來，遠遠地就對朝克圖招手……冬去春來，朝克圖和放根朝夕相處，相依相偎，不是母子，勝似母子。

## 親生兒女放牧 養子送去當兵



由車布勒撫養長大的丹達嘎(右)和妻子在翻看老照片。



丹達嘎在放羊。

母親車布勒的性格影響了丹達嘎的一生。車布勒生性善良，不與人爭鋒，溫潤敦厚，從不抱怨，陌生路人來到家裡，她一定會端上一碗熱乎乎的奶茶。丹達嘎一生堅守着母親做人的信念：與人為善，助人為樂。

車布勒收養丹達嘎不是為了養兒防老，而是接受國家的囑託。她不讓丹達嘎幹重活，送他出去當兵，卻把自己親生兒女留在牧區放牧。

包產到戶時，一些牧民寧願不要牛羊也不願意分擔嘎查(意為「行政村」)的外債。丹達嘎站出來說：「請

老鄉把牛羊領回去，外債我來還。」那時，丹達嘎想到了母親，覺得自己有責任擔當起來，並帶領牧民用5年還清了20萬元債務。

如今，丹達嘎被評為錫林郭勒盟帶頭牧民奔小康先進個人、毛世勇在部隊三次獲得嘉獎、黃志剛被鑲黃旗物資局記二等功……一枚枚金光閃閃的獎章、一張張紅彤彤的獎狀，「國家的孩子」用汗水和心血回報養育他們的土地和人民。相親相伴，不負重託。50多年來，偉大的母親和「國家的孩子」在草原書寫了人間大愛，鑄造起一座愛國的豐碑。

## 教牧民製衣手藝 一針一線報恩情

當年，三千孤兒的命運牽動着周恩來總理的心，烏蘭夫代表草原人民主動擔起這份國家責任，「把孩子送到內蒙古草原，送給牧民，牧民很喜歡孩子，不管誰家的孩子都喜歡。」

那個年代的內蒙古儘管同樣困難，但接到國家的這份重託，內蒙古緊急部署，接運、安置、吃住、照料、醫療……在細緻入微的安排下，三千孤兒順利來到草原的懷抱。

遺憾的是，首批送來的孤兒中有一個不幸去世。烏蘭夫趕緊組織調研，原因很快查清：送到草原來的孩子身體都特別虛弱，加上水土不服，一下子進到牧民家裡喝奶吃肉，身體不適應。

### 調整接收方案 指定專人撫養

接收方案迅速調整，身體不好的孩子先在保育院治療，等休養強壯後再交給牧民。對少數殘疾孤兒，就先放到幼兒園指定專人撫養。

剛進草原，孩子們衣服上都夾着一塊小

布條，上面的數字編號就是他們的名字。走進蒙古包，草原母親給他們每個人都取了好聽的名字——國秀梅、黨育寶、烏蘭、格日勒、娜仁花……

通嘎拉嘎兩歲時，母親贊達拉毅然辭掉工作專門照顧她，既教她學說蒙語，又執意讓她學漢語，為的是她將來有個好出路。幼小的通嘎拉嘎卻以為母親不要她，抱着母親的大腿說：「我就要學蒙語。」

通嘎拉嘎喜歡花，母親特意給她養了一盆太陽花。在她的心裡，母親就像草原上隨處可見的太陽花，平凡、微小、頑強、不屈。成家後，通嘎拉嘎的家裡一直栽着一盆太陽花。

通嘎拉嘎還從母親那學會了縫製民族服裝的手藝，開辦了服裝店。她免費培訓牧民學



通嘎拉嘎從母親那學會了縫製民族服裝的手藝。圖為通嘎拉嘎為訂製蒙古袍的牧民量尺寸。

習製作民族服裝。「一針一線都代表着對母親的回報，對草原的回報。」通嘎拉嘎說。

遠在千里之外的漢族孤兒，和草原上的蒙古族父母組成一個家庭，一起經歷風雨，一起度過春秋，相依相守，相親相伴，彼此再也不能分離，在草原上鑄造起一座民族團結的豐碑。